

综述

新世纪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趋向

彭青龙

内容提要: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在新世纪进入深化阶段后出现了两个明显的集中型趋向,一是运用多元文化理论对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尤其是对小说文本进行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的阐释和评价,二是梳理和分析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家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挖掘其理论指导意义。实用批评和理论批评的成果彰显出中国学者对澳大利亚文学的智慧和独到见解。

关键词:澳大利亚文学 多元文化理论 文学批评

作者简介:彭青龙,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澳大利亚文学。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澳大利亚现代文学批评史》(批准号:12BWW037)阶段性研究成果。

Title: Two Trends in Chinese Scholarship on Australian Literature since 2000

ABSTRACT: Since 2000, Chinese Scholarship on Australian literature has shown two apparent trends. One is analyzing the thematic concerns and aesthetic values of Australian literary works, novels in particular, with multicultural theories in the postcolonial context. The other is mapping out concepts and paradigms of Australian literary criticism to explore their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o literary creation. The recent findings that Chinese scholars have made in both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criticism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exemplify Chinese scholars' perspectives on Australian liter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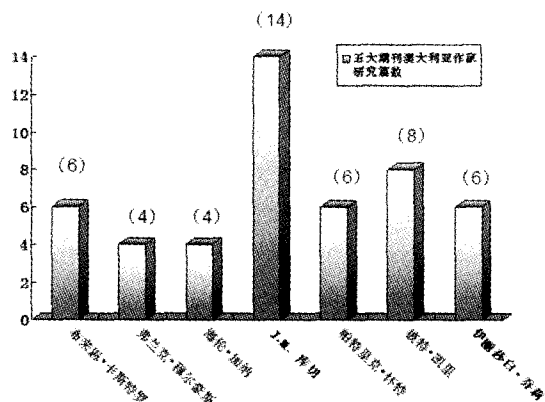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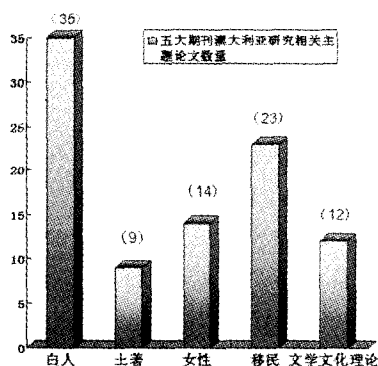
Keywords: Australian literature, multicultural theory, literary critic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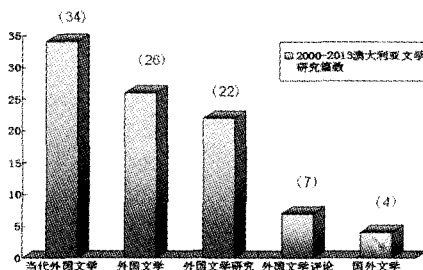
Author: Peng Qinglong <pengqinglong@hotmail.com.> is a professor at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240), specializing in Australian literary studies.

借助中澳文化交流的外部推动和新一代年轻研究者学术力量的内部成长,国内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在新世纪开始步入深化阶段。不仅研究内容得到拓展,涉及土著文学、移民文学、女性文学、文学批评传统和文化等以前鲜有论著的领域(见图1),而且还发表了十三篇颇具洞见的博士论文、六部学术专著和九十三篇学术论文(见图2),涵盖帕特里克·怀特、J. M. 库切^①、彼得·凯里、弗兰克·穆尔豪斯、伊丽莎白·乔利、海伦·加纳、布莱恩·卡斯特罗等主流作家(见图3)。^②更令人可喜的是,先后有六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获准立项^③,其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同行关注。如王腊宝的《“理论”之后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彭青龙的《彼得·凯里小说研究》在《中华读书报》获得点评^④,《当代外国文学》曾开设专栏,集中讨论澳大利亚文学(见图表3)。^⑤2011年,黄源深在《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丛书》的“总序”中指出,

2001年至今,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进入了深化阶段……经过几年的努力,已培养出了一批专攻澳大利亚文学的年轻学者,成为我国当前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中坚。他们治学的一个特点是,结合博士论文撰写,对某一作家进行专题研究,利用学术交流的机会,赴澳作田野调查,采访研究对象,掌握第一手资料,运用现当代文学理论,对所研究的作家进行透辟的分析,写出较有深度的研究专著,从而把“散漫型”研究导入“集中型”,使我国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向“深化”发展。(转引自彭青龙,《彼得·凯里小说研究》II)

这表明,新世纪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呈现出向队伍更年轻、内容更深入、方法更多样的转变。那么,新世纪的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在哪些方面“集中”趋向呢?本文在文献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发现,新世纪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存在两个趋向,一是实用批评的理论化倾向,即运用多元理论对后殖民语境下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尤其是对小说文本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进行阐释和评价。二是理论批评的文化透视趋向,即对澳大利亚批评家和作家的文学思想进行文化透视分析,挖掘其可能的理论指导意义。^⑥实用批评和理论批评的成果彰显出中国学者对澳大利亚文学的独到见解。





民族身份:后殖民批评的复杂性

新世纪最明显的集中型研究趋向是运用后殖民主义等理论对澳大利亚文学中的“殖民”关系做批判性考察。尽管新世纪以降,包括后殖民主义理论在内的“理论热”开始降温,中外学者们开始谈论“后理论”时代文学批评的走向,但这并不是说,后殖民主义理论无用武之地。作为“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之一(王岳川 1),后殖民主义理论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更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内容和形式,更加细致地观照不同背景和语境的杂交性文本,或者以“形式的内容”(怀特 2)方式演变成一种阐释策略。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在论及后殖民批评的未来时曾强调,

后殖民话语集中讨论的是杂交性文本,因为它们不仅指涉意义,而且还能鼓励和支持文化上的互动。相信这种文化互动的可能性,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后殖民批评中,将一直是第一前提,甚至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并不会因为意识到“包含着差异和矛盾”而受到破坏。(285)

因此,中国学者依然热衷于运用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法农的思想、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对现当代澳大利亚白人小说、移民小说、土著小说和女性小说中的杂交性文本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阐释,试图揭示其后殖民文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种基于理论的文本分析或者是“实用批评的理论化倾向”在过去的文学批评中从未如此集中地出现过,是新世纪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新趋向之一。

“民族身份”或者“文化认同”是众多中国学者探究澳大利亚后殖民文学复杂性的焦点主题,也是对澳大利亚文学中的“殖民”关系做批判性考察的重要观测点。阅读新世纪澳大利亚后殖民文学批评论著,读者会轻易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就是“民族身份”或者“文化认同”,几乎涉及白人文学、移民文学、土著文学和女性文学的大部分作品。这表明文化身份承载着国家、至少是族群的共同想象,“是一种在象征层面的构成,而不是一种自然的本质存在”(博埃默 211)。因此,无论是早期欧洲移民的后裔,还是新一代的亚裔移民,无论是殖民地的土著人,还是渴望自主和平等的新女性,都在“寻找家园,寻找归属,寻找属于自己的地方,一种对他们所在地的精神上的把握和重新把握”(博埃默 212)。然而,“在许多方面,民族身份是最后、也是最顽固的虚构而难以去殖民化。一个民族统一体的建构依赖于对反对声音的压制和对差异的消弭”(Brydon and Tiffin 64)。这也说明,民族身份的建构对于“被迫流放和受监禁”(穆尔-吉尔伯特 286)的澳大利亚白人、“带有幻想破灭的明显的印记”(博埃默 272)的移民和要有“自己的一间屋子”^⑦的女性都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存在着殖民与反殖民、叙事与反叙

事的权力话语斗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身份是体现复杂殖民关系和族群心理的核心,也是解读澳大利亚后殖民文学的关键。

新世纪对澳大利亚“民族身份”的讨论首先体现于学术期刊的诸多论文中,内容涉及描写与被描写、话语与反话语、一元与多元等方面。如王腊宝的《从“被描写”走向自我表现——当代澳大利亚土著短篇小说述评》一文,围绕“摆脱白人殖民描写、寻求摆脱白人控制、借用白人形式书写自我和走向自我表现”四个方面,历时性地“考察了澳土著民族抵制白人主流文学歧视性地描写土著人民、努力建构民族文学的过程”(133)。他在承认土著短篇小说存在种种差异的同时,认为

所有土著短篇小说作家都积极确认自己的土著历史和文化之根……作为一种对抗性文学话语,这些短篇小说叙事作品在当代澳大利亚土著人民摆脱被描写的过程中,向传统白人“土著主义”文学唱出了响亮的自我表现之歌。(142)

这里的自我表现实质上体现了身份构建的主体意识。彭青龙的论文《写回帝国中心,建构文化身份的彼得·凯里》则以《魔术师》、《奥斯卡与露辛达》和《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同寻常的生活》三部长篇小说为例,“分别从‘民族叙事’、‘帝国远征’和‘文化霸权’等方面来解读其后殖民主义历史观,揭示澳大利亚人建构文化身份的历史负荷和现实困境”(109—110)。马丽莉的论文《澳大利亚文学中的中国女性文化身份》把女性文化身份作为研究对象,以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为参照点,论述了“澳大利亚文学中中国女性形象经历了从缺席到‘他者’,再到女性形象的书写和女性身份的确立这样一个从单一到多元的过程”,强调“中国女性的种族的、个人的身份,都在澳大利亚的语境下,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与和解中得到表现与肯定”(112,117)。上述三篇论文虽然是从几十篇论文中挑选出的分析性案例,但可以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

民族身份的研究成果还体现在已出版的博士论文和学术专著中。据不完全统计,在十三篇博士论文和六部学术著作中^⑧,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部或者部分论及澳大利亚民族身份主题。其中六篇博士论文的题目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这一点。如王光林的《错位与超越——美、澳华裔英语作家的文化认同》(2004)、马丽莉的《冲突与契合:澳大利亚文学中的中国妇女形象》(2005)、彭青龙的《写回帝国中心——彼得·凯里小说的历史性和文本性研究》(2006)、周小进的《从滞定到流动:托马斯·基尼利小说中的身份主题》(2009)、刘建喜的《从对立到糅合: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华人身份研究》(2010)和杨永春的《当代澳大利亚土著文学中的身份主题研究》(2012)等。学术专著也基本上以民族身份为主线,批判性地解读文本中蕴含的“殖民”关系。如,彭青龙的专著《彼得·凯里小说研究》(2011)通过解读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

论述其文本中蕴含的民族意识、后殖民主义历史观、关注民生的人文精神、社会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以及小说艺术的创新性,揭示其立足文化遗产,重塑民族形象的艺术特质。(ii)

叶胜年的两部新著《殖民主义批评:澳大利亚小说的历史文化印记》(2013)和《多元文化和殖民主义:澳洲移民小说面面观》(2013)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前者

运用殖民主义及其理论来解读澳大利亚小说,探讨澳大利亚的囚犯、土著和移民的历史、文化与话语如何催生并发展了其色彩斑斓的小说形式和主题含蕴……进一步认识殖民主义的两面性及其对澳大利亚社会、文化发展的意义。(封底“内容简介”)

后者则更多地聚焦移民主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对多元文化和殖民主义关系的思考。

对民族身份的集中研究意味着对澳大利亚后殖民批评的核心内容的把握,体现了中国学者对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本质的深刻洞察力。尽管研究者所选择的文本不同,旨趣各异,但他们似乎在民族身份的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共识:即民族身份是关系性的、动态性的文本运作。这里的关系既指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也指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因为任何个人和民族必须在时空坐标中找到体现自己身份的位置,并在历史与现实不断演变的过程中保持相对平衡,从本质上讲,这种变化并非自然形成,而是权力的较量,存在着对话语权的争夺。基于此,彰显时空关系、历史变化和权力话语的字眼如“错位与超越”、“冲突与契合”、“写回帝国”、“从滞定到流动”、“从对立到糅合”等频频出现在论文的题目中。如周小进在论文《污名、假想敌与民族身份》中指出,“在有关澳大利亚文化身份的讨论中,有两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第一是澳大利亚与英国文化的联系和分歧,第二是白人与少数族裔尤其是与土著人的关系问题”(94)。

彭青龙也在其专著中强调,

独立文化身份的获得不仅要依靠政治、军事领域的保障,而且要清除殖民主义在社会文化领域的流毒,因为帝国主义在建立殖民统治时不仅依靠枪炮占领大片土地,同时还依靠各种文本——报刊、杂志、文学、冒险故事、日记和信函为殖民统治的合法性摇旗呐喊。(《彼得·凯里小说研究》247)

少数族裔书写和女性文学:后殖民批评的多样性

如果说对“文化身份”的讨论体现了后殖民文学批评的复杂性,那么对土著文学、移民文学和女性文学的批评则体现了其多样性(见图3)。新世纪的土著文学批评呈现由单个作品的个案研究到多个作品的整体研究的转变,内容涵盖政治、语言、历史和叙事策略等方面,研究对象也由小说向传记延伸。自从1994年秦湘在《外国文学》发表《澳大利亚原住民归属所在——读〈我的归属〉有感》一文以来,国内学者对土著文学日益关注,先后有多篇论著发表。陈正发的论文《澳大利亚土著文学创作中的政治》通过分析土著作家的诗歌、戏剧和小说,发现澳大利亚土著文学存在“鲜明的政治倾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对白人殖民的斗争、对土著传统文化的坚守以及对话语权的争夺”(58)。彭青龙的论文《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从“审视殖民历史、回归民族叙事的白人文学,游离于两个世界的移民文学和居住在欧洲都市文学传统边缘的土著文学”三个部分论述了“多元文化狂欢”景观。在论及土著文学时,他指出,

表达郁积内心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身份的土著文学于20世纪80年代末繁荣起来。虽然他们继续刻画白人与黑人不平等的关系,描写土著人抗击白人殖民统治的事迹,但更多地通过再现土著民族的历史、神话和传奇,来揭示白人的文化霸权和土著民族的身份危机



……土著作家强调历史的重构,并不是要用黑人的反话语来取代白人的历史叙事,而是利用殖民者的语言、叙事模式来反击殖民文化,使长期患有“失语”症的土著民族恢复应有的声音。(65—66)

方红的论文《述说自己的故事》论述了澳大利亚土著女性传记在民族文学中的地位、类别和叙事策略。她认为

土著人要在小说、诗歌等领域被白人读者接受,需要按照白人经典文学的样式进行规范写作,但在传记领域则完全不同。土著传记秉承了土著人一贯拥有的口述历史传统,形成了与白人经典文学的对抗,从而在澳大利亚文学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土著女性传记在思想性、政治性以及艺术性方面都经历了从幼稚到逐步成熟的发展过程,并且对主流社会构成了强大的冲击力。(102)

70年代到90年代的土著女性传记“不仅解构白人传记的叙事策略和叙事传统,颠覆了殖民地官方历史及霸权话语,而且在凸现澳大利亚文学的后殖民性、重塑土著文化身份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方红101)。

与土著文学相比,移民文学虽然没有那么鲜明的政治倾向,但也存在新旧文化在时空间充满活力的碰撞,这从广义和狭义的移民文学批评中得到佐证,其中对华裔小说的研究是新世纪的倾向之一。叶胜年的《澳大利亚小说中的移民文化视角》以布赖恩·卡斯特罗的《他乡客》、戴维·福斯特的《月光人》和彼得·凯里的《奥斯卡和露辛达》三部反思历史和现实的当代小说为例,探究了广义的移民文化母题,认为“近期澳大利亚移民小说的创作调整了发展方向,重点放在了运用不同方式,选择不同视角处理移民文化上”(116)。陈正发的《殖民时期的澳大利亚移民小说》则把读者的眼光拉回到澳大利亚殖民时期,讨论了主要作家查尔斯·罗克罗夫特的《殖民地故事集》、凯瑟琳·斯彭斯的《克拉拉·莫里森》、亨利·金斯利的《杰弗里·哈姆林回忆录》等小说,“为澳殖民时期的移民小说提供了一个大致而清晰的面貌”,指出早期的移民小说“修正了人们对他们所生活的这片土地的固有看法,殖民地并不是蛮荒之地……完全可以变得比母国更美好”(53,56)。这一观点也许带有理想化色彩,因为当代的澳大利亚移民小说展现了另一幅“凄惨”画面。王丽萍的论文《华裔澳大利亚文学刍议》认为,

当代华裔澳洲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与澳洲文学迥异其趣的后殖民反话语特征,它始于对主流话语的反抗和颠覆,终于对自身本质和中国文化的追寻,在澳洲文学史上,这一迟到的文学支流第一次从华人的立场出发抒写居澳华人特有的历史、社会、文化和心理经历……当代澳大利亚主流文学批评对于华裔澳洲文学表现出一种有选择的接受,他们一方面对某些涉及现代中国史的作品更乐于接受,另一方面对于表现移民生活的作品深不以为然。(121,123)

这种批评多于接受的态度在澳大利亚白人旅亚小说中得到了体现。王腊宝的《当代澳大利亚旅亚小说》一文在分析了众多小说文本后发现,





澳大利亚游历者与波特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所到之处必对亚洲的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进行质疑并严加排斥,往好处说亚洲可以算一个异域猎奇之地,往坏处说亚洲简直就是旅行者的梦魇……当今澳大利亚社会极力鼓噪“转向亚洲”,但在澳大利亚人的心灵深处,依然深藏着的是对于亚洲人民和文化的强烈排斥情绪。(148,151)

这一洞见并非个案,其他论著也对此进行了探讨,其中布莱恩·卡斯特罗的小说成为热点之一。如王光林的《“异位移植”:论华裔澳大利亚作家布莱恩·卡斯特罗的思想与创作》、马丽莉的《身份与创造力:解读布莱恩·卡斯特的〈中国之后〉》和詹春娟的《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论〈漂泊者〉的复调艺术特色》等。

女性文学研究是新世纪澳大利亚后殖民文学批评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深入考察了女性作为“弱者”或“他者”的主体意识、人格符号、两性关系、生命意义、生存困境、身份政治和妇女文学创作等内容。梁中贤的专著《伊丽莎白·乔利作品的符号意义解读》(2007)是其博士论文的扩展,运用符号学理论对乔利“作品所表现的人格、身份观、神话、生存、沉默、小说、作家和疯癫等符号意义进行解读”(2)。黄源深在为其写的序言中说,“乔利恐怕是继怀特之后又一个难读难解的澳大利亚作家……她的这部著作无疑是乔利研究领域的新成果”(2)。无独有偶,朱晓映新近出版的专著《海伦·加纳研究》(2013)也是博士论文的延续,涵盖了海伦·加纳的全部作品,包括小说和非小说创作。该书全面而系统地“探讨了加纳作为女性主义者、女作家和女人三种身份之间的关联和影响,分析了她在澳大利亚文坛的地位以及她对于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写作的贡献”(朱晓映3)。另一新成果是向晓红编著的《澳大利亚妇女小说史》,“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澳大利亚妇女小说发展历史的学术专著”(封面),按编年史分为四章,收录了包括三位土著女作家在内的二十位女性小说家,“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为读者展示了别有洞天的澳大利亚妇女文学世界”(朱炯强239)。虽然作者的选取标准是否科学合理仍待学界的评价和时间的检验,但它无疑是对文学史研究的一次新尝试。除了上述专著之外,还有一批研究女性写作的文章,从论文的题目就能看出,它们多半使用女性主义理论来解读文学作品。如方红的《“天使”的颠覆和女性形象的重构——澳大利亚现当代女性主义小说评析》、王丽萍的《告别激进女权主义——评凯特·格伦维尔的小说〈黑暗之地〉与〈完美主义〉》、朱晓映的《〈毒瘾难戒〉的女性主义解读》和卢亚林的《父权制下强者的毁灭与弱者的生存——评澳大利亚女作家盖比·奈赫的小说〈沐浴在光中〉》等。有意思的是,研究女性文学的学者多为女性,这也许是性别意识使然。

新世纪中国学者对少数族裔和女性文学的研究既有共性也存在差异性。就前者而言,他们惯用后殖民理论中的“二元对立”的思想和方法来解读文学作品,试图揭示出白人与少数族裔之间、寄宿文化与母体文化之间、父权制下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并从这种泾渭分明的对立追问“他者性”的内涵与外延以及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面对主流文化的强势地位,少数族裔和女性作家均采用“反叙事”的策略使其自身成为一种主导后殖民话语的方式。就后者而言,土著文学遭受压迫的极端差异性,移民文学和女性文学遭受歧视的相对差异性也在中国学者的后殖民文学批评中敏感地感受到。尽管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鼓励各民族之间和男女之间走向融合,但源于对历史和现实的不同把握,少数族裔和女性文学在探讨相似主题时彰显出不同的族群心理和文学张力。正如彭青龙所言,



土著作家在控诉和抵制白人殖民统治中表现出革命者的勇气,但由于长期所处的弱势地位,其呐喊声早已淹没在多元文化的喧嚣中。移民文学是夹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无根”文学,作家努力将他们都经历的文化分裂转化为抚平裂痕的家园梦想和慰贴人心的抒情篇章,其非此非彼的文化认同常常使他们只能在童年回忆和悠悠乡愁中寻找归属和慰藉。(《后殖民主义语境》67)

而女性作家则似乎像王丽萍和朱晓映的论著中所说那样,告别激进的女性主义,走向寻求两性和谐共生的道路。^⑨

文学传统与文化:理论批评

新世纪国内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另一个集中型趋向是对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传统和文化的理论研究。与英美国家相比,澳大利亚并非盛产“理论”的国度,似乎只承担了英美理论的“试验田”的角色(Bennett and Strauss 240)。但这并不是说,澳大利亚没有文学批评传统和文化研究成果。事实上,崇尚实用主义的澳大利亚自世纪末期至今一直存在着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澳大利亚性与世界性的论争,有着较悠久的文学批评传统,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还出现了文化研究的高潮,产生了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后殖民文化理论家,如海伦·蒂芬(Helen Tiffin),贝尔·阿什克拉夫特(Bill Ashcroft)和加雷斯·格里菲斯(Gareth Griffiths),他们的《逆写帝国》(*The Empire Writes Back*, 1989)和《后殖民研究读本》(*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1995)已经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经典。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近几年,中国学者才刚刚开启对澳大利亚文学文化的理论研究,曾经被忽视的澳大利亚批评家,如A.G. 斯蒂芬斯、G. A. 维尔克斯、A. D. 霍普等,进入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

王腊宝近期发表的三篇论文是澳大利亚文学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理论”之后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一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4年第1期)转载,引起学界较多关注。该论文勾勒和评述了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走向,指出

在上世纪90年代的澳大利亚,“理论”在一场激烈的“文化战争”之后黯然消退,但此后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界并未停止脚步,相反,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们通过1)文学的体制性研究;2)文学的数字化研究;3)文学的跨国化研究,为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开拓了一条崭新的新经验主义道路。当代澳大利亚批评中的新经验主义不是一种简单的反“理论”范式,它是一种后“理论”方法,它主张将“理论”与丰富的文学研究数据结合在一起,以翔实的资料给无生气的“理论”输送鲜活的氧气,因此它是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在新时代、新技术条件下的一种与时俱进。作为一种文学阅读方法,它强调基础和资源,因而是一种更加智慧和务实的阅读方式。(144)

虽然论文着眼于近几年澳大利亚文学文化研究的动向,但对于了解西方国家学术研究的变化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他的另外两篇文章《帕特里克·怀特与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和《澳大利亚的左翼文学批评》也别有洞见,值得一读。前者以西蒙·杜林1996年出版的一部《帕特里克·怀特》评传为切入点,论述了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新左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尖锐对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广泛影响。他认为,“在澳大利亚的‘文化战争’中,怀特成了双方争夺文化话语权



的重要战场”(24)。后者历时性地分析和论述了左翼文学思潮在澳大利亚的演变轨迹及对澳大利亚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影响。上述三篇文章具有学术综述性质,涉及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中的重大命题,梳理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当下澳大利亚文学文化界的变化,对于理解澳大利亚文学和社会无疑有重要意义。

除了王腊宝本人的文章之外,他带领的团队也相继发表了论文,论述了澳大利亚历史上重要批评家的文学思想和观点及重大文学事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如李震红的论文《G. A. 维尔克斯论澳大利亚民族文化》从“勾勒民族文化的发展轨迹、反思民族文化迷思和探寻民族文化发展之路”三个方面阐释了维尔克斯对澳大利亚民族文化的思考。余军的《A. G. 斯蒂芬斯: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奠基人》则从“文学创作标准论、文学经典认识论和文学民族主义论”三个角度梳理了斯蒂芬斯的文论观点。孔一蕾的《越界的黑天鹅——评一起重大的澳大利亚文学事件》从“价值之争、性质之争和后果之争”三个维度重新审视了曾引起轩然大波,对澳大利亚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厄恩·马利骗局。此类论文还包括李震红的《A. D. 霍普的诗歌批评思想与澳大利亚文学经典构建》、陈振娇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家:多萝西·格林》和杨保林等人的《詹姆斯·麦考利:澳大利亚新古典主义文学的先驱》等。

值得一提的是,徐德林近年来发表的有关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文章颇有新意。《文化研究的全球播散与多元性》一文从“建立中继站、登陆美利坚、异质和同质”三个方面论述了文化研究在全球,尤其在英美澳的传播及兴衰,指出

受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及“文化兴趣的复兴”等因素的影响,诞生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研究”在1980年代开始了它的环球之旅,先后播散到了澳大利亚、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建立起了“三A轴心”的文化研究共同体……已然播散、正在播散的文化研究,在呈现出以揭示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为己任的同质性的同时,清晰地显露出缘于理论及理论家的旅行、成长生态等因素的纠缠的异质性与多元性。(129)

另一篇文章《被屏/蔽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则聚焦澳大利亚在西方文化研究中的地位,作者认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等具有实体性质的文化研究机构的消失,文化研究史书写中出现了一种“去中心化”趋势,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因此屏显在了“三A轴心”帝国之中,联袂英国文化研究、美国文化研究,合力支配全球文化研究。表面上,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获得了与英国文化研究、美国文化研究大致相同的能见度,但实际上,它所得到的是一种与遮蔽并存的屏显一屏/蔽。(56)

这两篇文章之所以让人眼睛一亮,是因为作者站在世界的高度,来审视西方文化帝国构建背后的权力运作以及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独特地位。

新世纪才出现的文学批评传统和文化研究是否会有更多的成果还难以下结论,但从已有的这些成果可以看出,它们代表了两种视野和方法:“内视角”和“外视角”。文学批评传统研究主要从澳大利亚社会文化内部,考察文艺思潮、文学批评思想的演变和纷争,而文化研究则跳出民族文化的束缚,从国际的角度来俯视澳大利亚文化生态景观及权力运作机制。当然,这



种内外视角的区别只是相对而言,阐释过程中的“视角越界”比比皆是。而正是这种交叉互动,让我们看到文学文化如影随形,知识与权力密切相关,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甚至世界主义不可分割,而这也许是新世纪文学文化研究的鲜明特色。

结语

纵观新世纪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年轻一代的中国学者更加擅长用后殖民主义等多元理论来审视澳大利亚文学作品,阐释和评价其本文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提出了不同以往的新观点和新思想,从而丰富了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与此同时,有关澳大利亚文学文化理论批评的成果也呈现集中化趋势,并引起了学界较多的关注。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与国内其他国别文学,尤其是英美文学研究相比,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处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边缘地位,或者深化时期的初级阶段。在实用批评和理论批评领域仍有大量的课题值得探索,如澳大利亚诗歌^①、戏剧、儿童文学、体裁史,文学文化体制、跨国写作、非虚构作品、传记等。笔者不敢妄言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未来趋势,但想借用采访澳大利亚著名文学批评家伊丽莎白·韦伯的话作为结语:

在没有新理论出现的近十年,澳大利亚与其他地方一样,又出现反对从政治和理论角度解读文学作品的转向。当下,很多学者对以研究为导向的方法更感兴趣,如书籍史,以及从国际视阈而不是国内视角来研究澳大利亚文学的范式。尽管我本人总是博采众长,从未局限于某种特定的方法来研究文学,但我发现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的很多观点十分有用。我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十分重视历史语境,不赞成仅用一种方法,如从政治视角看待文学作品,提倡从体裁、语言和其他多种视角和理论来理解它。现在在悉尼,大家很热衷于非虚构性作品的创作,包括政治写作和撰写回忆录。这好像是当下读者喜欢阅读的东西。我对年轻学者的建议是多研究那些过去研究不多或者深入不够的东西,依然有很多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没有被仔细研究过,转向非虚构性作品创作的人至今也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彭青龙,《澳大利亚现代文学与批评》60)

注解【Notes】

- ① 库切于2006年加入澳大利亚国籍,自此之后的论文才统计在内。
- ② 该图只统计成果超过四篇的作家,其余不在图内显示。
- ③ 截止2014年3月,获得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分别是叶胜年的《殖民主义和澳大利亚小说》(2005)、王腊宝的《澳大利亚文学的批评传统》(2007)、彭青龙的《彼得·凯里小说研究》(2008)和《澳大利亚现代文学批评史》(2012)、徐凯的《帕特里克·怀特创作研究》(2011)和《澳大利亚作家伊丽莎白·乔利研究》(2013),其中,前三项已结项。
- ④ 参见蔡一鸣《万花筒中窥万象人生——评〈彼得·凯里小说研究〉》出版,《中华读书报》,2012年5月15日。
- ⑤ 《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2期设“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专辑”,刊载了三篇译文、十一篇论文和两篇访谈录。
- ⑥ 本文论及的实用批评是指对文学作品所做的文本批评,理论批评指具有一定理论色彩、探讨批评家或者作家文学创作思想的批评。
- ⑦ 弗吉尼亚·沃尔夫的书名。
- ⑧ 除了文中提到的博士论文之外,其他已出版的包括王腊宝的《多元时空的回响——20世纪80年代的

澳大利亚短篇小说研究》(2000)、徐凯的《孤寂大陆上的陌生人:帕特里克·怀特小说中的怪异性研究》(2007)、陈弘的《走向人性的理想和自由:论帕特里克·怀特小说中的性》(2010)、吴宝康的《论帕特里克·怀特四部小说的悲剧意义》(2012)、梁中贤的《边缘与中心之间:伊丽莎白·乔利作品的符号意义》(2009)、朱晓映的《从越界到超然:海伦·加纳的女性主义写作研究》(2010)和何建芬的《澳大利亚二战军人传承的民族精神之研究: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太平洋丛林战和战俘》(2012)。

- ⑨ 详见王丽萍:《告别激进女权主义——评凯特·格伦维尔的小说〈黑暗之地〉与〈完美主义〉》,《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103-7页;朱晓映:《海伦·加纳研究》。
- ⑩ 据统计,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2000-2013)刊物上有关澳大利亚诗歌的论文只有五篇,而戏剧更是空白。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 Bennett, Bruce, and Jennifer Strauss. *The Oxford Literary History of Australia*. Melbourne: Oxford UP, 1998.
- Boehmer, Elleke.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Trans. Sheng Ning and Han Minzhong.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1998.
- [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 Brydon, Diana, and Helen Tiffin. *Decolonizing Fictions*. Sydney: Dangaroo Press, 1993.
- Chen, Zhengfa. "Fiction of Immigrant Life in the Colonial Period of Australia."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5 (2004): 53-57.
- [陈正发:《殖民时期的澳大利亚移民小说》,《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53-57页。]
- . "Political Inclinations in Australian Aboriginal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4 (2007): 58-63.
- [陈正发:《澳大利亚土著文学创作中的政治》,《外国文学》2007年第4期,第58-63页。]
- Fang, Hong. "Reading Australian Aboriginal Women's Biographical Writing."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2 (2005): 101-8.
- [方红:《述说自己的故事——论澳大利亚土著女性传记》,《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2期,第101-8页。]
- Liang, Zhongxian. *A Critical Study of Semiological Significance in Elizabeth Jolly's Fiction*. Haerbin: Heilongjiang People's Press, 2007.
- [梁中贤:《伊丽莎白·乔利作品的符号意义解读》,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 Ma, Lili. "Cultural Identity of Chinese Women in Australian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2 (2007): 112-18.
- [马丽莉:《澳大利亚文学中的中国女性文化身份》,《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2期,第112-18页。]
- Moore-Gilbert, Bart. *Postcolonial Criticism*. Trans. Yang Naiqiao, et al. Beijing: Peking UP, 2001.
- [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批评》,杨乃乔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 Peng, Qinglong. *A Critical Study of Peter Carey's Fic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11.
- [彭青龙:《彼得·凯里小说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
- .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Peter Carey's Fiction."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2 (2005): 109-15.
- [彭青龙:《写回帝国中心,建构文化身份的彼得·凯里》,《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2期,第109-15页。]
- . "Contemporary Australian Literature in Postcolonial Context."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3 (2006): 59-67.
- [彭青龙:《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外国语》2006年第3期,第59-67页。]
- . "Modern Australian Literature and Its Criticism: A Talk with Elizabeth Webby."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s Studies* 2 (2013): 57-60.
- [彭青龙:《澳大利亚现代文学与批评——与伊丽莎白·韦伯的访谈》,《当代外语研究》2013年第2期,第

57-60 页。]

Wang, Labao.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Short Stories by Australian Aboriginals."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2 (2002): 133-43.

[王腊宝:《从“被描写”走向自我表现——当代澳大利亚土著短篇小说述评》,《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第133-43页。]

---. "Australian Literary Criticism after 'Theory'."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3 (2013): 143-52.

[王腊宝:《“理论”之后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当代外国文学》2013年第3期,第143-52页。]

---. "Patrick White and Contemporary Australian Literary Criticism."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4 (2010): 24-33.

[王腊宝:《帕特里克·怀特与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当代外国文学》2010年第4期,第24-33页。]

---. "Representing Asia in Contemporary Australian Travel Fiction." *Journal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03): 147-52.

[王腊宝:《当代澳大利亚旅亚小说》,《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7-52页。]

Wang, Liping. "On Chinese Australian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3 (2003): 120-24.

[王丽萍:《华裔澳大利亚文学刍议》,《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第3期,第120-24页。]

Wang, Yuechuan. *Literary Theory of Postcolonialism & New Historicism*. Jinan: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 1999.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White, Hayden.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Trans. Dong Lihe. Beijing: Wenjin Publishing House, 2005.

[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

Xiang, Xiaohong. *A History of Australian Women's Fictio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1.

[向晓红:《澳大利亚妇女小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Xu, Delin. "A Genealogical Study of 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 *Foreign Literatures* 4 (2012): 56-64.

[徐德林:《被屏/蔽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国外文学》2012年第4期,第56-64页。]

---. "The Spreading of Cultural Studies as a Discipline and Its Effects." *Foreign Literature* 1 (2010): 129-38.

[徐德林:《文化研究的全球播散与多元性》,《外国文学》2010年第1期,第129-38页。]

Ye, Shengnian. "Immigrant Culture in Australian Fiction."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3 (2005): 115-19.

[叶胜年:《澳大利亚小说中的移民文化视角》,《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3期,第115-19页。]

Zhou, Xiaojin. "The Aboriginal Imagae and Australian Cultural Identity."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2 (2005): 94-100.

[周小进:《污名、假想敌与民族身份——论托马斯·基尼利小说中的土著人形象与澳大利亚民族身份》,《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2期,第94-100页。]

Zhu, Jiongqiang. "A Review of *A History of Australian Women's Fiction*." *Journal of Southwest for Nationalities* (Social Science Edition) 4 (2012): 239-40.

[朱炯强:《评〈澳大利亚妇女小说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239-40页。]

Zhu, Xiaoying. *Henlen Garner: A Critical Stud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3.

[朱晓映:《海伦·加纳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

(责任编辑:顾舜若)